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

卒
五三至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朱堦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編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於
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

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
笑旁若無人生乃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
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
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於書袋中而
去其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
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
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
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

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
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與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
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
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
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
杭州而至縑裳入門手執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
丁家難矣數日聞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
家秦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

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接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牽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又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遽毀其練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

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
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
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為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
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
凶喪之具因鳩集餘資自淮却扶持且往江東所有十
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第一人別且
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
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為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

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
還我天書言畢化作一狐而去

出靈怪錄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
貨為韝絀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
自良即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
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
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

相隨之自良即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
明如燭見埽塌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
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
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
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
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
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
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神將耳某能三年內

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
如何道士即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
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
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
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
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
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
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

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著舊功勲者自良後輩素所未
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
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洽背
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
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
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
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

出河
東記

李令緒

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紓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因往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入見一婢甚有姿態云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承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兒姪否又云妹有何飲食可致之婢去後其叔謂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矣頃使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舁并向來傳語婢同到云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轎金飾舉

僕從二十餘人至門承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
雙梳雲髻光彩可鑒婢等皆以羅綺異香滿宅令緒避
入其婦升堂坐訖謂承妻曰令緒既是子姪何不出來
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我姪真大人君子之風坐良久
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懷中應有急難于衆人令緒
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數來每至皆有珍饌經半
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緒心矣阿
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驚云行李貧迫

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事假車乘只將
女子兩人并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緒應知不
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逐馳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即略
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緒許
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東
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倉中
甚便令緒即灑掃倉密為都置唯逐馳奴知之餘家人
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

後數月云厄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
胡璿除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渠處置
令緒明年合格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
榜云我單門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
即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
謁者絕矣令緒以此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
見有人叅謁亦無所得令緒便投刺使君即時引入一
見極喜如故人云雖未奉見知公有急難久佇光儀來

何晚也即授館供給頗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歡讌但論時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璿云即與處置路糧充選時之費便集縣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令緒天下俊秀某平生永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諸公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勘官吏素畏其威自縣令已下贈絹無數十匹已下者令緒獲絹千匹仍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出云娘子在

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豈不能待
嫁二女又云令緒買得甘子不與令姑太慳也令緒驚
云實買得不敢持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堪阿
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別
又喚令緒迴云時方艱難所將絹帛行李恐遇賊盜為
之奈何乃曰借與金花將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當
無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人令緒恐懼墜馬忽
思金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所持

器械光可以鑒殺賊略盡金花命騎士却掣馳仍處分
兵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緒
問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
令緒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投損報
效不輕遂念金花須臾便至具陳其事略見女之病乃
云易也遂結一壇焚香為呪俄頃有一狐甚疥癩縛至
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
京金花辭令緒令緒云遠勞相送無可贈別乃致酒饌

飲酣謂曰既無形跡亦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
但言令緒云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太
守女其叔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嫁為蕪氏妻遇疾終金
花是從嫁後數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
為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餘蔭胡使
君即阿郎親子姪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門側役
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銳騎救難者是天兵金花
要喚不復多少令緒謝之云此何時當再會金花云本

以姻緣遇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今緒
惆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
受而去胡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

出騰聽
異志錄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
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
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
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

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為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
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
君大喜謂高生為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
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
魂不足徃徃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
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為妖魅所擊今尚未還耳
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
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

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
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
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乃坐方設席為呵禁高生
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
耶即為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
用為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
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
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

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為
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為撓
人乎既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
計無所出及暮聞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
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狐八

張簡棲

薛夔

計真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張簡棲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為事是日初

晴鷹擊擊不中騰冲入雲路簡棲望其蹤與徒從分頭
逐覓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
光迫而前乃一塚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几尋讀
冊子其旁有群鼠益湯茶送果粟皆人拱手簡棲怒呵
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
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
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為
異因携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

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
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迴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
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為狐馬變為麀不可及迴車入郭
訪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
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棲猶錄得頭邊三
數行以示人今列于後

文缺

薛夔

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

夜則縱橫逢人，不忌。夔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隣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為然，即詣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羈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南西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因殆，寢而不食。纔暝，復為乘跨。廣庭蹴踘，大稍留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

出集

異記

計真

唐元和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佐小逕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即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主頃之令人請客入

息于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

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
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即留
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
孤沼真延坐與話甚聰辯且謂曰某家于陝昨西來過
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為姻好故令某奉謁
話此意君以為何如真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
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
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

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為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

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
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
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
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
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獻歆不自勝生亦
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
猶在以為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
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

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不敢
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為嗣續及某
氣盡願少念弱子必無以枯骨為讐得全支體埋之土
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悼傷感
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
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為之斂葬之制皆
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闐無所見惆
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繼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

終無惡心

出宣
室志

劉元鼎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
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
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
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
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跨巨犬至皆弭
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墻

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命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
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以洞達陰

陽

出酉陽
雜俎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為妖物
所魅其妖來時女即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
去即狂呼號泣不已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
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

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
為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
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
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錯侍郎墓近其中有野
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出會昌
解頤錄

姚坤

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釣魚自適居于東
洛萬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網收狐兔

為業坤性仁恒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
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洺行
兇率常于閭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
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於井中以礧石咽其井坤
及醒無計躍出但饑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
於井口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
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竅乃窺天漢
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

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眙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弟子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于井耳

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為年
少誘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帚坤見之妖麗冶容至
于篇什等體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天桃入
京至盤豆館天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為詩一首曰鉛華
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縱有青邱今夜月無因
重照舊雲鬢吟諷久之坤亦瞿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
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天桃怒目掣鎖躡步上階天桃
亦化為狐跳上天背抉其目大驚騰號出館望荆山而

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悵
悲惜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
相識既飲坤終莫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
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
無聞矣

出傳
記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為晉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
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

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即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于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為公侯高密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

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狐醕酖不能動矣瑗即救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戌於嵐川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為御史竊話其事時

唐太和初也

出宣室志

韋氏子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為里胥所辱將訟于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

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罍醴酒若牛溺之狀韋因

病熱月餘方瘳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狐九

張直方

張謹

督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張直方

唐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

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
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
嶽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
巨賞狎于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
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
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徃
徃設置罟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
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

耶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
不忍寘于法乃降為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
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翦者攫者見
皆識之必羣噪長嘯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
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于山川之上
以擊鞠揮觴為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紹介於
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瞻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
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烟愁雲塞望

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
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非
僮曰取短阜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馬遂
睽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關塞而密雪如注
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鞬弋之獲甚夥
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
馬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
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

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
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
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
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
闔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
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
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
將去幸無見讓闔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

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闈中人
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
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窰炬
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
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
僻居與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
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
側廳所樂櫺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

馬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
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
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
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
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遇良
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
古歛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為望唯泥塗
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魯館逼佳氣

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儻獲
託彼彊宗睦以嘉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謔
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
範奉頻繫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
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
亦非僭忻慰孔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
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
清塵鶴企鳧趨唯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

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
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
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
復拜時則月沈當庭實為良夜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
既解麻衣而阜袍見保母誚曰豈有縫掖之士而服短
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已
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
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

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
急逐出無啓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從秉炬猛曳白
楮而登階知古佹僂趨於庭中四顧遜謝言狎至僅
得出門纔出已橫闔闔扉猶聞誼譁未已知古愕立道
左自歎久之將隱積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
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
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
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

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
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
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徒
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
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栢林
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蘓殘於密林中列大塚十餘
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穀弓
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

額者胃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

出三

水小

牘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饑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

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
得狂疾每日晨輒靚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
如之何也謹即為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上哭泣
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
久大言曰吾且為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即都差
主人遺絹數十匹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僂
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堂事崔氏
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

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為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為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為奴苦

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
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即
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
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出稽
神錄

咎規

唐長安咎規因喪母又遭火焚其家產遂貧乏委地兒
女六人盡孩幼規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今日貧窮如
此相聚受饑寒存活終無路也我欲自賣身與人求財

以濟君及我兒女如何規曰我偶喪財產今日窮厄失計教爾如此我實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盡飢凍死規方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延入言及兒女飢凍妻欲自賣之意老父傷念良久乃謂規曰我累世家實住藍田下適聞人說君家妻意今又見君言我今欲買君妻奉錢十萬規與妻皆許之老父翌日送錢十萬便挈規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乃乞食

於長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
寺門宇華麗狀若貴人宅守門者詰之老父命規入設
食兼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皆死大號泣遂氣
絕其老父驚走入且大怒擬謀害規規亦怯懼走出迴
顧已失宅所在見其妻死於古塚前其塚旁有穴規乃
自山下共發塚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為老狐所買

耳

出竒
事記

狐龍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溫泉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湧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後或陰暗往往有人見白龍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臨夜即哭于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故哭爾人問之何以名狐龍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龍者自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為龍老父曰此狐也稟西方之正氣而生故白色不與衆遊不與近

處狐託於驪山下十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為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

出奇事記

滄渚民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為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正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為野犬更有黃腰尾長頭黑腰間焦黃或於村落鳴則有

不祥事

出北夢
瑣言

民婦

世說云狐能魅人恐不虛矣鄉民有居近山林民婦嘗獨出於林中則有一狐忻然搖尾數步循擾於婦側或前或後莫能遣之如是者為常或聞丈夫至則遠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婦與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潛逐之婦姑於叢間稍相遠狐即出草中搖尾而前忻然如家犬婦乃誘之而前以裙裾裹之呼其姑共擊之舁而

遷家鄰里競來觀之則暝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
之此雖有魅人之異而未能變任氏之說豈虛也哉

出玉

堂間
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蛇一

率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綠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麥來蛇

蚺蛇

蚺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領蛇

藍蛇

巴蛇

蠻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真妻

朱覲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

出神

異經

蛇邱

東海有蛇邱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

出方中記

崑崙西北山

崑崙西北有山周廻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

九萬里蛇常居此山飲食滄海

出玄中記

綠蛇

顧渚山頽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棲樹
杪視之若盤帶纏於柯葉間無故垂母見人則空中飛

出顧

渚山記

報寃蛇

嶺南有報寃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出朝野
僉載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則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為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眾

蛇之長常食蝮蛇

出朝野僉載

種黍來蛇

種黍來蛇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出朝野僉載

冉蛇

冉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纈里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深入林樹間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嚙入腹如此後蛇

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澤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
年則食一鹿

出嶺表
錄異

又

一說蚺蛇常吞麋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瘡時肪腴其
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

近尾

出百陽
雜俎

蚺蛇膽

泉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

擊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割取藥
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胸下有痕即放

出朝野
余載

鷄冠蛇

鷄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

會稽山下有之

出錄
異記

爆身蛇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

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出錄
異記

黃領蛇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

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出錄異記

藍蛇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

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脂反解毒藥

出酉陽雜俎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

出博物志

蠻江蛇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張帽萬

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出酉陽雜俎

兩頭蛇

韶州多兩頭蛇為蟻封以避水蟻封者蟻子聚土為臺也蒼梧亦多兩頭蛇長不過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

出嶺

南異物志

顏回

顏回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合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不得言顏淵乃納履杖劍前捲握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

出小
說

蜀五丁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

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為五嶺直上有平石蜀王痛復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塚山於平石上為望婦候作思妻臺今其山或

名五丁塚

出華陽國志

昭靈夫人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出陳留
風俗傳

張寬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地山
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
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

蛇

出搜
神記

竇武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

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
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出搜
神記

楚王英女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英少女為魅所病請少千少
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輦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
伯敬侯少千遂請內酒數榼肴饌數案臨別言楚王女
病是吾所為君若相為一還我謝君二十萬少千受錢即

為還從他道詣楚為治之於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云
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
氣夜半乃蘇王使人尋風於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
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後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
錢二十萬大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

異之

出列
異傳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

白蛇長三大騰入舟中母呪曰君為吉祥勿毒噬我乃
篋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
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凌雲以告承母使
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
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
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于溪谷美女遊于街上
白鶴翔于林中白虎嘯于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
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為名及生

承名曰鶴承生昭位至丞相為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

鶴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馮緄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尋拜遼東太守

出風俗通

魏舒

晉咸寧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長十丈屋廳事

平脊之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
鷄犬之屬後一蛇夜出經柱側傷於刃病不能登於是
覺之發徒數百共攻擊移時始得殺之視所居骨骼盈
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出搜
神記

杜預

杜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不
聽人前後嘗醉卧有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悚慄有
一小吏私開戶看之正見牀上一大蛇垂頭牀邊吐都

不見人出密道如此

出劉氏
小說

吳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之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弼滅也

出豫
章記

顏含

晉顏含嫂病須舂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視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出晉
中興

書

司馬軌之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雉野
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晉
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所
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蛻出異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

吳都相慮人嘗伐餘遺竹一宿見竿為雉頭頸盡就身
猶未變化亦竹為蛇之化

出異苑

章苟

吳興章苟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裡每晚取食飯亦已盡
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鉞叉之蛇走
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
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
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

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鈿斫汝腹須臾雲雨
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出搜神記

太元士人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
女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疊閣擬於王侯
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
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窺於帳中以手潛摸
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柱

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出續搜神記

慕容熙

西晉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遊還城南有柳樹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一丈至六年熙為馮政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縣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有角在椽之間姥憐而飼之後漸漸長大丈餘縣令有馬

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曰在牀下遂令人發掘愈深而無所見縣令乃殺姥其蛇因夢於令曰何故殺我母當報仇耳自此每常聞風雨之聲三十日是夕百姓咸驚相謂曰汝頭何得戴魚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獨不沒至今猶存魚人採捕必止宿艾言此水清其底猶見城郭樓檻宛然矣

出窮神
秘苑

天門山

天門山山多峻秀巖谷逶邐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往來南北號為仙谷時有樂於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巖畔以求昇仙至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夕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擊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然知是妖邪之氣以喻之乃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

竹木至山畔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
下望及更漸逼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
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
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
深泉澗者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
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體加輕便能登巖
岸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
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

出博
物志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關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

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墓邇來形體漸大
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
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
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
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人掘樹深二丈中有
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
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
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

出廣異記

餘干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
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為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
因使治故宅剪雜榛草完葺墻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
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
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
乃謂曰為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
謂曰汝可為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

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
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
一穴纔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
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為湯灌之可
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為震動又灌百斛乃帖然無聲因
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
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

出廣
異記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
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輒
至趙氏寢室既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
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甚大驚訝
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
令侍婢扶掖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
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出瀟
湘錄

朱覲

朱覲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于汝南，栖逆旅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所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覲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憇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着白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聞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雞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覲尋血跡出宅，可五里已來，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

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

覲

出集
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蛇二

蒙山

秦瞻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天寶樵人

無畏師

張鎬

畢乾泰

杜暉

海州獵人

蒙山

魯國費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堂者輒大蛇數十

丈長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出異苑

秦瞻

秦瞻居曲河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

聞臭氣便從鼻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間食聲
啞啞數日出去尋復來取手中急縛口鼻故不得入積
年無他唯患頭重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廣州人

廣州云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
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
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出續
搜神

記

袁玄瑛

吳興太平袁玄瑛當之官徃日者問吉凶曰法至官當
有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
玄瑛命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也

出廣古今
五行記

薛重

會稽郡吏鄖縣薛重得假還家夜至家戶閉聞婦牀上
有丈夫眠聲喚婦久從牀上出未開戶持刀便逆問婦
曰牀上醉人是誰婦大驚愕因且苦自申明實無人重

家唯有一戶既入便閉婦索了無所見見一蛇隱在牀
脚酒醉臭重研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日而婦死數日重
又死後忽然而生說始死有人桎梏之將到一處有官
寮問曰何以殺人重曰實不行凶曰爾云不殺者近寸
斷擲著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正殺蛇耳府君愕然有悟
曰我當用為神而敢媼人婦又訟人殺左右持來吏將
一人著平巾幘具詰其媼妄之罪命付獄重為官司使
遣將出重條忽而還

出廣古今
五行記

顧楷

陳時吳興顧楷在田上樹取桑葉見五色大蛇入一小
穴其後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隨畧有數百楷急
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孔日暮還家楷病口啞不

復得語

出廣古今
五行記

樹提家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無數從室
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

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鍬掘之深數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出朝野
余載

隋煬帝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

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
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
馬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馬良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
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隋著作郎鄧隆
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

出窮神
祕苑

興福寺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
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即經費計工且

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
蛇蟠遶如積搖首喙若吞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為天
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出宣
室志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
知行幾萬里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
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遶船橫推其
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為所啖食唯念佛求

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云彼人皆為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一蛇放船迴與三蛇鬪於沙上各相蜿蟺於孤島焉舟人因是垂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烟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陵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款闕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纜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

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
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縣界屬南海

出廣

異記

李崇貞

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仕益州長史廳前柑子樹有一子
如雞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針羣官咸異之方欲將進以
而乃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貞後竟以罪死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又

連州見一柑樹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

出廣

古今五行記

馬嶺山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鬪白者吞黑蛇到麓處口兩噬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歿五百餘家

失三百餘人

出朝野
僉載

至相寺賢者

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粲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

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

伏遂賣焉

出廣異記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

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庫不可乘以過遂易門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出宣
室志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徃徃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

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
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
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索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
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
春乃歛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水凍束不可
解廻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驕然有聲
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開亭中腥若鮑肆
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

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出宣

室志

宣州江

宣州鵲頭鎮天寶七載江水盛漲漫三十里吳俗善泗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長十餘丈泗者往觀之乃大蛇也其色黃為水所浮中江而下泗者懼而返蛇遂開口銜之泗者正橫蛇口舉其頭去水數尺泗者猶大呼請救觀者莫敢救焉

出紀聞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
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為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
樓中忽出白烟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
烟出處云白烟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
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
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
亦更無他

出廣
異記

嚴挺之

嚴挺之為魏州刺史初到官臨廳事有小蛇從門入至案所以頭枕案挺之初不達遽持牙笏壓其頭下地正立凝想頃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術士所為尋索無

獲而止

出廣異記

天寶樵人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卧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動搖開視不得方知為物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之眩

然迷悶久之方悟其人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出廣異記

無畏師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

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

出宣室志

張鎬

洪州城自馬援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必城西北陬遇一大坎坎中見二蛇一白一黑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尺蛇蟺在坑中其餘小蛇不可勝數遽以白鎬鎬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縛其頭牽之蛇初不開目隨牽而出小蛇甚多軍人或有傷其小者十餘頭然猶大如飲椀二蛇相隨

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數丈其龜皆走出上岸
為人所獲魚亦鼓鰓出水須臾皆死後七日鎬薨判官
鄭從南昌令馬皎二子相繼而卒

關

畢乾泰

唐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邱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
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
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
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

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出朝野
僉載

杜暉

殿中侍御史杜暉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思上白曰請
避毒物於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元武後追之道
南有大松樹蛇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元武元武自樹
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碧烟直衝蛇頭蛇遂裂而死墜
於樹下又見蜈蚣大如耕牛肅曾以其事問康州司馬
狄公狄公曰昔天寶四載廣西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

其一爪則得肉百二十斤至廣州市有人籠盛兩頭蛇
集人衆中言汝識二首蛇乎汝見二首蛇則其首並出
吾今異於是首蛇各一頭欲見之乎市人請見之乃出
其蛇蛇長二尺頭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為業每
執諸蛇不避毒害見兩頭蛇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
者言痛棄蛇於地加藥焉不愈其嚙處腫遂浸淫俄而
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為水身如貯水囊
有頃水潰遂化盡人與兩頭蛇失所在

出紀
聞

海州獵人

海州人以射獵為事曾於東海山中射鹿忽見一蛇黑色大如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見蛇驚懼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銜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人於高巖之上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倍之兩蛇相與鬪於山下初以身相蟠纏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已助乃傅藥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復射其目數矢累中

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銜大真珠瑟
瑟等數斗送人歸至本所也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事

咎老

馮但

陸紹

鄭翬

張惡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風或說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覆甕中加之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須臾悉化為水唯毛髮存之

出國史補

檐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檐之號曰檐生其後不可檐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為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

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
時感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
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
檐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迴至范縣縣令聞其見蛇
不死以為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檐生養
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為湖獨獄不
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為范令三月三日與
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

出廣
異記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者也初秋避熱於二帝塔下日晚於塔下見一大蛇長數丈蟠樹身數回不得解衆駭而觀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龍神殺之恐為禍也晝脯之膳豈在此乎不如勿為諸客決議不可復止善射者發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墜地衆共殺之諸客各務庖事操刀剗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鹽酪者其勸不取者色不樂

遂辭而歸去其寺數里時天色已陰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歸者而數客猶在塔下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冥雨雹如瀉飄風四捲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蕩數人皆震死於塔下有先歸者在路亦死一客不欲殺者未到山居投一空蘭若闔門雷雹隨客入大懼自省且非同謀令其見害乃大言曰某不與諸人共殺此蛇神理聰明不可濫罰無辜幸宜詳審言訖雷霆併收風雨

消歇此客獨存

出原
化記

鄧甲

寶歷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寢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馬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

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則矣是蛇疑人禁之應
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
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推之壇上高大餘不知幾
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
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
上以青蓀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
得使毒害人是者即往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
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筋其

長尺餘惜然不去甲令鼻穿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
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
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其腦內有物
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
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于闌闔
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
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
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

不敢掇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
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
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
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
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為水餘蛇皆斃儻若蛇首
逾甲即甲為水焉從此茗園遂絕其毒虺甲後居茅山

學道至今猶在焉

出傳
奇

蘇閔

俗傳有媪嫗者嬴秦時常得異魚放於康州悅城江中後稍大如龍嫗汲澣於江龍輒來嫗邊率為常他日嫗治魚龍又來以刀戲之誤斷其尾嫗死龍擁沙石墳其墓上人呼為掘尾為立祠宇千餘年大和末有職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羣小蛇術禁之藏祠下目為龍子遵令飲酒置巾箱中持詣城市越人好鬼怪爭遺之職祠者輒收其半開成初滄州故將蘇閔為刺史心知其非但利其財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軍吏

為蛇嚙閨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嫗所嚙者俄頃死
乃云慢神罰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
蛇乾於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

出嶺南
異物志

利州李錄事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
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
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之且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
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感其容者且久後旬

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

出宣室志

答老

長壽老僧誓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答老若在當勿慮遂迎答老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

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
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及其瘡
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遂活

出酉陽
雜俎

馮但

馮但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于疾減半
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
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出酉陽
雜俎

陸紹

郎中陸紹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
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嚙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也
因瘡毀其鼻如削焉

出酉陽
雜俎

鄭翬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
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電雨發洪水數家陷溺無
遺唯盧宅當中一家無恙

出因
語錄

張惡子

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
所養之蛇因而祠時人謂為張惡子甚神其靈偽蜀王
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
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
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為惡子所責言
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
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

出北夢
瑣言

選仙場

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為
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
于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
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
立于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遙頂禮顧望之于時有
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
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
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

表間一比邱自武都山住與訣別比邱懷雄黃一觔許
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寘于腰腹之間慎勿遺失
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
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
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
間蓋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

哀哉

出玉堂
閒話

狗仙山

巴賓之境地多巖崖水怪木怪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
弋獵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
獵師縱犬於此則多呼之不迴瞪目搖尾瞻其崖穴於
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而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
者呼為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信之遂縛一犬挾弦弧
往之至則以簾緼系其犬腰繫於拱木然後退身而觀
之及彩雲下犬縈身而不能隨去嗥叫者數四旋見有
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龜鱗甲光明全照溪谷漸垂身出

洞中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再見頃經旬日臭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見一大蟒腐爛於巖間狗仙山之事永無有之

出玉堂閒話

李黃

元和二年隴西李黃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者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

方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
李子乃出與金帛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
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悅天已晚
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
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
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
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迺今無交
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復出曰

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為誚也俄而侍者云
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
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
若辭氣閑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
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
深憂愧李子曰綵帛簾繆不足以奉佳人服飾何苦指
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十千
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

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
臾而至堂西間門剗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
延李子入坐轉盼炫煥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
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
日姨云李郎君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
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
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
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

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
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行李已漸覺恍惚祇對失次
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
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出之僕考之
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
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了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
有巨白蛇在樹下便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為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任金吾參軍自

求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連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之將暮馬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質又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迴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瑄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即出奉迎耳車

子既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覺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及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已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

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
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出博
異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蛇四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貧民

番禺書生

郟縣民

游邵

成汭

孫光憲

朱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顏遂

瞿塘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於子午谷過山往金州見一竹輿先行有女僕服縷而從之數日終不見其人令因乃急引簾窺之乃一婦人首而蛇身甚偉令因甚驚婦人曰不幸業重身忽變化上人何乃窺之問其僕曰欲送秦嶺之上令因遂

與誦功德送及秦嶺亦不見婦人之首而入林中矣

出聞
奇錄

衛中丞姊

御史中丞衛公有姊為性剛戾毒惡婢僕鞭笞多死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窸窣有聲潛來窺之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一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驚駭衆共送之於野蓋性暴虐所致也

出原
化記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餘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鑿忽墮深坑螫蛇如覆舟小者與凡蛇等其人初甚驚懼久之稍熟饑無所食其蛇吸氣因亦効之遂不復饑積累月聞雷聲初一聲蛇乃起首須臾悉動頃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復入人知不害已乃前抱其項蛇遂徑去緣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於地而去人往借問烽者云是平州也

出廣
異記

相魏貧民

相魏有貧民劬園荒地見一大蛇鑿而殺之尋見一大
穴穴中十餘小蛇又復殺而埋之既畢歸家明日有人
持狀訴論云被殺一家大小埋在園中官捕獲此人訊
問了然不伏於園中驗之得一坑者共十餘人但言昨
打殺者十餘條蛇埋之於此並不殺人不知此禍而來
若為就決實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尋覓無人又令
重就園檢驗昨所埋之處但見十餘死蛇不復見人乃

得免焉

出原
化記

番禺書生

有書生遊番禺歷諸郡經山中見有氣高丈餘如烟鄉人曰此岡子蛇吞象也遂告鄉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巖谷中經宵鄉里人各持甌甕往見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為水遂針破取其水里人云此過海置舟中辟去蛟龍又有官人於南中見一大蛇長數丈徑可一尺五寸腹內有物如椽榼之類沿一樹食其葉腹中之物

漸消無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葉能消之遂令
從者採其葉收之歸後或食不消腹脹乃取其葉作湯
飲之經宵及午不報及撤被視之唯殘枯骸餘化為水

矣

出聞
奇錄

邠縣民

邠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剗剔五臟盤
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
皮膚炮破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剗剔腹中胃置於

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刻
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兒亦

平愈焉

出錄
異記

游邵

汝州魯山縣所治即元魏時西廣州也今子城東南有
妖神祠其前庭廣袤數百步古老云當時大毬場也正
門左右雙槐各二十圍枝幹扶疎亦云當時植焉至中
和初歲釁起東夏郡邑騷然刺史游邵許將也令屬縣

伐木為柵以自固雖桑柘梓櫨靡有子遺將伐雙槐其
夕有巨蟒蟠于上聲若震霆目若飛星鎮將李璠主其
事璠武人也聞之以為妖且率徒親斬之下斧而流血
雨逆腥氣薄人亦心動而止雙槐至今尚存

關

成汭

荊州節度使成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瓚謀
害之遂棄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
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邇後招緝戶

口訓練士卒移鎮渚宮尋受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
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

農有足稱馬朝廷號北韓南郭

韓即華州韓建成初姓
郭後歸本姓出北夢

言瑣

孫光憲

孫光憲曾行次叙谷宿於神山見嶺上板屋中以木根
為巨虺前列香燈因詰居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楊
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

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慮其遺毒然後方行

明年楊伏誅

出北夢瑣言

朱漢賓

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于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

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
魂而逝一州惱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
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

出玉堂
閒語

牛存節

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板築穿
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于野外十數車
載之方盡時有人云此蛇藪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

出玉

堂間
話

水清池

太原屬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未過河南獵射都捕獵就池卓帳為憇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遙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是獵卒齊發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鼈咸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剗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尋知之于時諂事者以為剗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王宜速過河決戰將來梁祚

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之類也

出北夢
瑣言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
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壘雍京僚屬日
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
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為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
于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于牆下挺然不動
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隙之間識者竊

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為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遯竟沒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出王氏見聞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渚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憇琴書託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睞

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邁沈疴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為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請君託鄰人舁我置在山口為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衆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迴慎勿返顧遂叙訣別之恨俄見羣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而復屈化為一蟒與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捽其首迸

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氏在焉

出玉堂
閒話

張氏

王蜀時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體數十年誕
育一子壽過旬六而殂歿于家累旬後方窆于外
啓攢之際覺其秘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見化作
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入林莽而去

出玉堂
閒話

又

興元靜明寺尼曰王三姑亦於棺中化為大蛇其杜妻

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張氏顧之若犬彘凍餒而卒人以為化蛇其應也

出玉堂閒話

顧遂

郎中顧遂嘗密話其先人嘗宰公安罷秩後僑居于縣側荆江之壩四面多林木蘆荻月夜未寢徐步出門見一條物巨如椽橫於地謂是門闕舉足踢之其物應足而起自胸背至於腰下纏綴數十匝仆于地懵無所知其家訝其深夜不歸使人看之見腰間皎晶而明來往

硯于地上逼而視之見大蛇纏其身解之不可於是取
利刃斷其蛇一段段置於地彎彎然不展綴勒悶絕因
而失喑旬日而卒

出玉堂
閒話

瞿塘峽

有人遊於瞿塘峽時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峯巒
連山跨谷紅焰照天忽聞巖崖之間若大石崩墜輻磕
然有聲遂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困硯至平地莫知
其何物也細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驗之乃蛇吞

一鹿在於腹内野火燒然墮于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

而有之

出玉堂
閒話

靳老

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
里民莫敢至其所採藥人靳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
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條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尺急
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
大似蝦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下仰

視蛇垂頭而死，旬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鷓鴣雛為蛇所吞，有物如蝦蟇，吐白氣直衝墜而致死，得非蘄老所見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

出北夢
瑣言

景煥

景煥為壁州白石縣令，行陟巴嶺，峻險萬仞，約七八程。達王女廟，或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八尺，鱗甲不啻開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唯聞折木震響。山谷童僕輩盡股慄驚駭，莫能前進。於是且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

日方見其尾欲謂之龍龍之行動必有風雨隨之其日
晴明方見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蟲禽之絕
大者信有之焉

出野人
閒話

舒州人

舒州有人灑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為異因
負之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
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爾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
卽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為怪

乃棄之案此蛇生不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

有不可窮者

出稽神錄

賈潭

偽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上之監軍中使以為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針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動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長

數寸

出稽神錄

姚景

偽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出稽神錄

王稔

偽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為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罷覆之良久發視唯一蝙蝠飛去其年稔加平章事

出稽神錄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
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年餘有賣薪者自鄱陽
來宿黃倍山下夢老父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
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於船
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攜之至市訪毛生因以
與之毛始欲振撥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
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焉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

宋李昉等編

禽鳥一

鳳

旃塗國

鳳凰臺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

徐奭

烏程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李松

鵠

蘇瓊

鸚鵡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

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鶴

魏公子

鵲

寶觀寺

落雁殿

鳳

旃塗國

周時旃塗國獻鳳鷄載以瑤華之車以五色玉為飾駕

以赤象至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經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及成王崩沖天去

出拾遺錄

鳳凰臺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皇帝使伶倫製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

之安心神

出酉陽
雜俎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
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
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
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
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
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

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

出紀聞

睢陽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咸翼其旁咸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

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

章備書其事

出宣
室志

鸞

堯在位七年有鸞鵠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澤數鳴泉逃
於絕漠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言雙睛在
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
虎使妖災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
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待重明之集國人或刻木或

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戶牖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
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為雞於戶牖之上此遺像也

出拾

遺錄

鶴

徐奭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
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
中懷邈無緒爽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

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與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與恍惚年餘乃差

出劉敬叔異苑

烏程採捕者

隋煬帝大業三年初造羽儀毛氅多出江南為之略盡時湖州烏程縣人身被科毛入山捕採見一大樹高百尺其上有鶴巢養子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樹鶴知人必取恐其殺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

人收得之皆合時用乃不伐樹

出五行記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駿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覲粧令婢鞍馬臨階御

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婦以婢帚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即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帟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

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烟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

焚死妻遂愈

出廣異記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曉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見胡盧生乎

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
祈之胡盧生初無難易開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
刺臂滴血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
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畫塗其鶴復邀裴云我所居去
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
數里至一莊竹籬草舍庭蕪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
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
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

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
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
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襪物大如合戒無竊開
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
當哭九族親情且以為酒色誡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
所持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
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

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出酉陽
雜俎

李松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亦曰須人血李松解衣即刺血
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
眼照之即知矣李松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
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一老翁是人李松言病鶴
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
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

李公謝鶴遂沖天而去

史出逸

鵲

鵲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

為白壽三千歲矣

出述異記

蘇瓊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

從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鵠

出劉義慶
幽冥錄

鸚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

臉向上獨此鳥兩臉俱動似人目

出酉陽
雜俎

張華

張華有白鸚鵡華行還鳥輒說童僕善惡後寂無言華
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
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彊之至庭為鴟所攫教其

啄鷓啄僅而獲免

苑出異

鸚鵡救火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

神嘉感即為滅火

苑出異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
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
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
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
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
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
為鷲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授
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妃出遊

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

出譚
賓錄

劉潛女

隴西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

言話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為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出大唐奇

事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為獵于雲夢
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
白不辨其鷹使竦羽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
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

子曰此大鵬雛也

出幽
明錄

劉聿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於之罘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收內餽鷹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出玉堂閒話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

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後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鷄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

人遂以海鷄獻焉

出宣室志

鷓

魏公子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鷓
逐而殺之忌忿其繫搏因令國內捕鷓遂得二百餘頭
忌按劔至籠曰昨搦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
有一鷓俯伏不動

出列
異傳

鷓

寶觀寺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鷖集重閣每有鷓數千鷓
冬中每夕即取一鷓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其餘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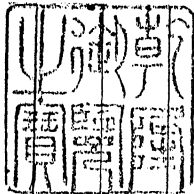
鷓不敢侵之

出朝野
僉載

落雁殿

唐太宗養一白鷓號曰將軍取烏常驅至於殿前然後
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
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出朝野
僉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